

30年两岸歌飞血脉亲

本报记者 张盼



“我们隔着迢迢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游子的乡愁……”台湾民歌手杨祖珺怀抱吉他，在两岸交流30周年纪念晚会上动情唱道。上世纪80年代，杨祖珺作为首个在大陆开唱会的台湾籍歌手，曾在北京唱响这首《少年中国》。

在那时，来大陆开唱是需要些冒险犯难精神的。全面封杀、限制自由，种种代价可能接踵而来。“那时台湾老兵返乡探亲已经通了，我希望文化上也通。”杨祖珺告诉记者，我在台湾是“唱自己的歌”（台湾民歌运动）的歌手，为什么不把心声带给大陆的年轻人，跟他们互动沟通？

大门始开

上世纪70年代，大学时代的杨祖珺投身台湾民歌运动，从此社会意识和人文关怀不只是动人的吟唱，更见于影响社会和改变人群的实践。1988年，她率首个“台湾返乡探亲团”前往大陆，同年，成为“中国统一联盟”创盟盟员。

时至今日，谈及年轻时“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

步，死也甘愿”的愿望时，她依然会泪湿眼眶。生在由上海迁至台北的人家，直至开放台湾老兵探亲之际，她才首度踏上祖国大地。

“乡愁，回家。”1991年首次返乡，此后陆续护送上百位老兵骨灰归家的台湾老兵高秉涵，用这两个关键词，向记者概括他最深的感触。“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老兵的骨灰一个个抱回他们的家园？我深深地了解这些老兵的乡愁，因为其实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更深深地了解到，他们要回到自己生命的源头，也就是家。”

父辈的乡愁，儿孙的情结。3岁时跟随父母从山东到台湾的凌峰，是第一位到大陆拍片的台湾艺人。在1985年获得第20届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奖后，突然放弃岛内的演艺事业，于两岸开放交流当年，前往大陆拍摄电视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向台湾观众介绍大陆的风土人情，并在片中担任主持。

“我一定要去大陆。”凌峰曾经发愿。在他还年幼时，母亲和眷村邻居妈妈们常常聚在一起唱歌，每次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大伙儿都会落泪。

“我想大人怎么唱着唱着会哭呢？这首歌有什么好哭。”直至成年后，凌峰才能领会，那样的情愫叫想家。他的父亲临终前辗转回过老家，更多的眷村老兵却归乡无计，在无尽的等待中凋零。到大陆拍摄电视系列片，以此纾解台湾观众的乡愁，这便有了《八千里路云和月》。

历尽波折

30年前，《少年中国》在杨祖珺传唱之际，被视作“与匪隔海唱和”。因被当局视为从事社会运动，杨祖珺的唱片被禁，演出被取消。“他们会明白，我只是为了民族、音乐在努力，我没有什么‘阴谋’。”杨祖珺曾想。理解却并未到来，封杀依旧如影随形。

1987年，凌峰计划前往大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事被媒体曝光。原本悄悄赶到日本，借两岸参加东京影展的机会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接洽拍摄事宜的他，从日本一回到台湾即遭软禁，岛内报纸封杀他的消息，同时被勒令不准上电视、不准演出。由于当年海外报纸争相报道，数月后当局迫于压力才放他出岛拍摄。

“刚好就碰到两岸探亲开放，所以我们以探亲的名义、拍摄纪录片的名义，开启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凌峰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两岸开启交流30年是同年同月生。北至黑龙江，西至新疆伊犁，南至云南边境，从大城市到小乡村，镜头覆盖广阔，以人物为载体，为变迁中的中国大陆留下影像足迹。经历没收录像带、禁播停播等波折，绝食和质询等抗争，《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台热播，并迫使当局修法，宣布取消赴大陆制作电视节目的禁令。

凌峰向记者回忆，1990年，他和文章受邀参加大陆春节晚会。但当时台湾有法令规定，演艺人员不允许出现在任何大陆电视台里，除非是新闻。否则，回去就会被禁唱、禁演。文章当时走红台湾，心中颇多顾虑。

“你到底是要为两千万人唱歌，还是十亿人而唱？”在凌峰劝说下，文章如期登台，回到岛内果然被封杀。由于《八千里路云和月》热度正高，凌峰未被封杀（否则意味该片相应要停播）。区别对待同时登台的艺人，岛内新闻喧腾一时，最后逼得台湾“新闻局”修法，允许台湾的艺人到大陆上电视。

互相倾诉

冰释雪融，弦歌未央。冲破现实的重重阻隔，两岸日渐息息互通。在两岸交流纪念晚会上，从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民歌，到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台湾乐声陪伴大陆“50后”到“90后”，镌刻难忘的葱茏青春。“四大名著”电视剧主题曲响起，现场不同年龄段台胞的光影记忆同样被唤起。

《橄榄树》《故乡的云》《爱拼才会

赢》……歌曲串联起的，不只是华语歌曲的流变，更是两岸交流30年的历程。“大地之大，我们还有很多的歌没听到，还有许多的话没有互相倾诉。”“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对记者说。

在胡德夫看来，未来有一座大桥还要继续建，那就是沟通两岸的大桥。“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文艺工作者，最起码是一个螺丝钉，或是桥墩的一部分。”自从1989年首次来大陆，在经年往返中，胡德夫一次比一次确信，在那座大桥上，两岸同胞可以互相寒暄，彼此拥抱。“这样的同胞兄弟情分，应该在那座桥上，我们心里那座桥上建立起来。”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生之年，两脚都还可以行走，有机会跟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交谈，听他们的歌，唱自己的歌。”胡德夫说，台湾300多个部落我几乎都去过，大陆这么大，我想用有生之年好好地走，除了看看这里壮大以外，也让台湾很多的朋友，因为看到这边的发展，而充满希望，充满志气。

左图：胡德夫在两岸交流纪念晚会上演唱。

下图：台湾歌手苏芮在两岸交流纪念晚会上献唱。

（图片均由晚会主办方全国台联提供）



豫剧在台湾

下载手机APP、与AI机器人问答、穿越时空对话……这些现代科技元素将与传统的豫剧表演在台湾豫剧大师王海玲的退休之作《观·音》中同台，展现豫剧在台湾的传承和创新。豫剧新戏《观·音》以数字网络为主线，讲述了王海玲用手机下载了一款APP后的一系列奇遇，巧妙穿插了她曾经扮演过的经典角色，是对65岁的王海玲58年豫剧表演生涯的一次回顾与致敬。该剧于12月8日至9日在高雄演出。图为王海玲在彩排中。

赵颖全摄（新华社发）

声音

澳门准确把握国家发展大势，立足“一国两制”特色优势，不断深化与内地的合作，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积极参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提升澳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深信，澳门又站在了更加辉煌的历史起点上。澳门要积极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强化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支撑能力。我们深信，澳门的明天、中葡经贸合作的未来会更好。

——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张志刚

澳门在中葡经贸合作中大有可为。近年来，澳门发挥与葡语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和人脉等方面的天然联系优势，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中所发挥的积极角色得到广泛认同。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认清澳门的情势和发展环境及其与世界和祖国内地的互动关系，发挥澳门特殊优势，在“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下，紧随祖国发展、融入祖国发展、助力祖国发展，提高澳门可持续发展能力。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钢

经贸交流上，澳门一方面与内地省市互动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与葡语国家保持着传统而广泛的联系。地理位置上，澳门背靠珠三角，辐射东南亚。因此，澳门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把澳门融入到国家大战略布局中，将为澳门独特优势的发挥提供明确的指引和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陈敬红

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是中央赋予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层面的定位，是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的功能和定位之一，也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方向。澳门如何建设好、发展好“一个平台”，发挥澳门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筹划和思考。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

香港郊野公园“野”趣十足

吴玉洁 张盼

山林掩映，鸟鸣蝉噪；沙滩湿软，海风微咸……提到这些静谧的景色，很少有人会将它们和香港联系起来。事实上，灯火璀璨的维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熙攘喧闹的街道并不是香港的全部，卸下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繁华，这座城市还是一个郊野公园遍布各处的绿色家园。

环山抱海的西贡，芒草旺盛的大东山，碧海白沙的清水湾，对于平日忙碌的香港人，郊野公园的清静野趣尤其有吸引力。得益于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合理布局，从繁华闹市到山水相连不过一个钟头的时间，离开市区的钢筋水泥，群山峻岭海岸沙滩，是香港隐藏的另一面美丽。

覆盖半个香港的美景

如果从天空俯视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就会发现，翠绿是这座城市的主色调，从新界到港岛，大约2/3的土地仍然保留着原有自然生态，其中大部分被划定为24个郊野公园及22个特别地区，广泛分布在香港各区，都市只是点缀其间的星星点点。

“初到香港的人，第一眼大多都看到维港两岸的灯火辉煌，但当我开始探索郊野公园之后，才发掘了完全不同的香港记忆。”居住在深圳的罗小姐在过去2年间，到访了近20个香港郊野公园，并将每一次的游玩经历整理成文，分享给身边的友人。如今，她已经和近10名深港两地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组成团体，希望能够走遍香港每一处郊野美景。

由于因地制宜，24个郊野公园各有特色，满足市民不同的需求。“想要钓鱼吃海鲜，就可以去长洲、南丫岛、大澳等离岛，躺在沙滩上听海浪拍打着岸边，发发呆就度过了一下午的慢时光；要是想要挑战自我，那就行走著名的麦理浩径，背上帐篷横穿新界九龙，在翻山越岭中看日出日落；如果家人同游，梅窝、金山郊野公园就不可错过，开阔美丽的风景，设施完善的烧烤场，足可让一家老少共享山水之乐。”罗小姐如数家珍地介绍道。

正是凭借不同的景色特征，郊野公园每年吸引着超过1000万人次的游客到访，也不断改变着内地访港游客的行程路线。如今，越

来越多的赴港旅客放弃“买买买”而转向深度游览，郊野公园成为重点探索对象，“离岛一日游”、“挑战麦理浩径”等路线日益成为热门选择。

适度开发保留的“野”趣

从小渔村到国际都会，香港百年的经济发展让世界瞩目，然而这百年间香港对自然生态的发展保护则少为人知。经历过20世纪初战争的摧残，和上世纪中的大肆砍伐破坏，香港的青山碧水也曾遭遇重创，山体裸露、水源污染，让香港人感受到环保的重要性。自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制定，城门、金山、狮子山等第一批郊野公园划定，香港的郊野保护日益成熟，“十年树木”的成果不断显现。

借鉴欧美国家“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香港的郊野公园在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平衡，避免用力过度，让“保护和传承”的本意变成“征服与破坏”。正因如此，行走在香港的郊野公园中，除了必要的设施外，很难看到太多现代建筑的痕迹，就连路牌和垃圾桶都和环境融为一体，不显突兀。

“记得第一次来郊野公园行山，当时准备不足没有带够饮水，原以为沿途会有小卖部，谁知走完四个小时的山路都没有看到一处人家，饥渴交加之余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里的‘原始风情’。”和罗小姐一样，在香港读书的田晓也是“资深驴友”，他觉得香港郊野公园在发展和保护中找到了平衡点，“很多细节设置非常人性化，比如主要径都设置了路标，不用担心迷路；每隔一段路会有洗手间方便游客；提供了专门的露营地营地可以过夜等。”

山水相连间的环保教育

让市民在享受郊野乐趣的同时，了解保护自然的意义，是香港郊野公园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每处郊野的游客中心内，都有对该区环境和物种的详细介绍，以及形象生动的环保教育资料。

根据香港特区渔护署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5至2016年间，香港各郊野公园参与自然护理教育活动的总人数多达34万人次，植树总数达41万棵。很多游客中心常年都迎接来自中小学的学生团体，在老师的带领下探访学习，从小在心中根植环保的理念。

从1977年首批郊野公园成立到如今，40年间，郊野公园吸引着港人走出户外，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行山”文化；更让香港市民感受到青山绿水的可贵，愈发珍视这难得的城市“后花园”。

无需苦口婆心的说教，行走在郊野公园内，很少见到有游客随地乱扔垃圾的行为，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成立，自发上山下海清洁郊野。为了进一步减少郊野公园的垃圾总量，香港特区渔护署宣布将在2017年年底移除郊野公园所有的垃圾桶，每一位游客将“自己垃圾，自己带走”，这样一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决定，却得到了全港上下的大力支持，足可见郊野公园在香港市民心中的重要位置。

图为西贡万宜水库。

吴玉洁摄

